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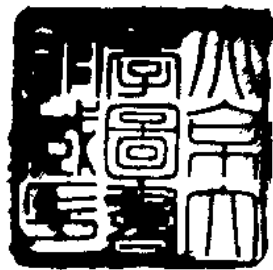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三五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EB62/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三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三五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智品十三卷(二)

〔明〕樊玉衡撰 於倫增補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二年於斯行刻本

一

智囊補二十八卷

〔明〕馮夢龍輯

中央黨校圖書館藏明積秀堂刻本

三二五

智品十三卷(二)

〔明〕樊玉衡撰 於倫增補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二年於
斯行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智品十三

卷》提要

智品卷之四

能品一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之軍相當
兩陣相望衆寡強弱相等未敢先舉吾欲令敵人
將帥恐懼士卒心傷行陣不固後陣欲走前陣數
顧鼓噪而乘之敵人遂走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
者發我兵去寇十里而伏其兩旁車騎百里而越
其前後多其旌旗益其金鼓戰合鼓噪而俱起敵
將必恐其軍驚駭衆寡不相救貴賤不相待敵人
必敗武王曰敵人地勢不可以伏其兩旁車騎又
智品 卷四 一
無以越其前後敵知我慮先施其備我士卒心傷
將帥懼戰則不勝爲之奈何太公曰誠哉王之問
也如此者先戰五日發我遠候往視其動靜審候
其來設伏而待之必於死地與敵相避遠我旌旗
疎我行陣必奔其前與敵相當戰合而走擊金而
止三里而還伏兵乃起或陷其兩旁或擊其前後
三軍疾戰敵人必走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太公曰何以知敵壘之虛實自來自去曰將
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登高下望以觀
敵人之變動望其壘則知其虛實望其士卒則知

出。來曰何以知之曰聽其鼓無音。無聲望其
多飛鳥而不驚上無氛氣必知敵詐而爲偶
人也敵人卒去不遠未定而復反者彼用其士卒
太疾也太疾則前後不相次行陳必亂如此者急
出兵擊之以少擊衆則必敗矣

楚屈瑕伐羅圖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
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口必濟師楚子辭焉入
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
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
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

智品

卷四

二

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
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
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
敖大敗終於荒谷

公子糾走魯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有君
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俱至爭先入公家管仲
杆弓射公子小白中鉤鮑叔御公子小白偃管子
以爲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
鮑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爲君鮑叔之
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僵也其智若鐵矢也

智品

卷四

三

公子重耳出亡及拍谷卜適齊楚狐偃曰無卜焉夫
齊是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道遠難通望大難
走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若以假之慮
其害乎夫翟近晉而不通愚而多恐走之易達
不通可以竄惡多恐可以共憂今若休憂於翟以
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爲其無不成乃遂之翟處
一年公子夷吾亦出奔曰盍從吾兄竄於翟乎冀
芮曰不可後出同走不免於罪且夫偕出偕入難
聚居異情惡不若走梁梁近於秦秦親吾君吾君
老矣子往驪姬懼必援於秦以吾存也且必告悔
告悔是吾免也乃遂之梁居二年驪姬使奄楚以
環釋言四年復爲君

公子重耳至齊齊桓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
十乘公子安之留齊凡五歲無去志趙衰舅犯乃
於桑下謀行蠶妾在其上聞之以告姜氏姜氏殺
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已殺
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
不可姜乃與咎犯等謀醉公子載以行行遠而覺
公子大怒引戈逐舅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肉
咎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吾未知死所誰能與射

爭食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榮嘉足以甘食
假肉腥臊將焉用之遂行

荆有狄非者得寶劍於干遂還又涉江至於中流有
兩蛟夾繞其船狄非謂舟人曰汝常見兩蛟夾舟
而舟中之人有全活者乎舟人曰未之見也狄非
曰若如是吾固江中腐肉朽骨耳并劍而已余何
愛焉遂懷寶祛衣拔劍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
舟中之人皆獲全荆王聞之仕以執圭孔子聞之
曰腐肉朽骨猶能除害見幾哉

楚莊王伐陳吳救之雨十日夜晴左史倚相曰吳必
智也

夜至甲列壘壞彼必薄我行不成列鼓出待之吳
師至楚見成陳而還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
里而無功王罷卒寢果擊之大敗吳師

屠岸賈攻趙氏於下官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
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
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
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仰女也吾徐
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
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卽不滅
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

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
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
趙氏先君遇于厚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
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
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
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
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
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
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
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
臼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

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
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
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
乎夫自中衍者皆贏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
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
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於成公世有立功未
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
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
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兒匿之宮中

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眾以賜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平丘之會令諸侯日中造於除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旅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關所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

無極仁可待也有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責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能爲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卻錡見單襄公其語犯卻鞏見其語逆卻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齊成公見言及晉難及卻鞏之譖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卻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卻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日以處義足以步日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咎在會交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視其義足高日素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既喪則國從之

至魯夢二吾是以云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是疾憤厚味寔腊毒今郤伯之語犯叔迺季伐犯則陵人迺則誅人伐則擄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禍今君偏於晉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其利淫矣流之若何魯侯歸乃逐叔孫僑如簡王十一年諸侯會於柯陵十二年晉殺三郤十三年晉侯弑於翼東門葬以車一乘齊人殺國武子

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見王孫說與之語說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親之幣薄而言語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強故不歡焉而後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主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王曰諾使私問諸魯請之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於大原崇卒也將戰魏

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因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伍乘爲三伍荀吳氏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智伯欲伐衛遣衛君野馬四百壁一衛君大說羣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交懼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壁一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

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爲君子也甚愛而有寵非其大罪而亡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慎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

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康子曰分地必取成臯韓王曰成臯石溜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果取成臯至韓之取鄭也果

於皇始大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越大夫種乃倡謀曰
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不戒以怠我我不
可以怠也日臣嘗卜於天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薦
饑市無赤米而困鹿空虛其民必移就蕭羸於東
海之濱天占既兆人事又兄我蔑卜筮矣王若今
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失機夫吳之邊鄙遠者罷
而未至吳王將恥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
國之師與我戰若事幸而從我我遂踐其地其至
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吾用禦兒臨之吳王若懼

智品

卷四

十

而又戰幸遂可出若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名而
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
於越越王勾踐問焉曰吳國爲不道求殘我社稷
宗廟以爲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徵天之衷唯
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請問戰奚以而
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
能博取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
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
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
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

智品

卷四

十

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
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
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
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
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
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
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
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大戰知爲始仁次之勇次之
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
則不能與三軍共機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
發大計越王曰諾

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吾嘗
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官室於是
遂焚官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
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
比降北之罪人塗其體被濡衣而赴火者左三千
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楚大饑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帥百濮聚於選將
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南爲
買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

智品

卷四

十二

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秦晉戰交綏秦使人謂晉將軍曰兩軍之士皆未愁明日請復戰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將遁矣迫之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迫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人夜遁

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

智品

卷四

十三

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敵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間敵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

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
河伯婦卽聘取洗沐之爲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
戒爲治齋宮河上張設絳帷女居其中爲具牛酒
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
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
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
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
語曰卽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
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
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

卷四

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
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
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未立大巫後西
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卽將女出帷中來
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
煩大巫姬爲入報河伯是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卽
使吏卒共抱大巫姬投之河中頃口巫姬何久
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頃口弟子
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
弟子西門豹曰巫姬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

三老爲人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督筆啓折
鄆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
曰巫姬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
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
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
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鄆吏民大
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

智品

卷四

十五

吳起爲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
之不去則甚害田者去之則不足以徵兵甲于是
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從此南
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
者還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
之曰有能徙此于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
之乃下令大夫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
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趣之于是攻亭一朝而
拔之

孫臏同齊使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
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
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
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

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驕與彼上驕取君上驕與彼中驕取君中驕與彼下驕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

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維亂紛糾者不控捲救圍者不搏機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敝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人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

行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樹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趙魏伐韓秦救之敗趙魏之師魏段干子請割南陽與秦以和蘇代曰欲重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重者制地欲地者制重魏地盡矣夫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博之所以貴臬者便則食不便則止今何王之用智不如用臬也王不聽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醉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子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子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傳傳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卽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

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
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
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主墳墓復羣臣歸社稷
以東地五百里許齊今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
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
不與則不信後不可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
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
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
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
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

智品

卷四

太

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
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
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
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
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
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
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
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
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
謂也慎子曰臣請効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

召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
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
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
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
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
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
東地且與生死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敵甲鈍
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
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
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彊秦以五
十萬臨齊右壤曰夫滕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
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
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
不用東地復全

智品

卷四

太

邯鄲之難趙求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
與勿救鄒子曰不如勿救段干綸曰勿救則我不
利田侯曰何哉對曰夫魏氏兼邯鄲其於齊何利
哉田侯曰善乃起兵甲軍於邯鄲之郊段干綸曰
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夫救邯鄲軍於其郊
是趙不拔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敝魏邯

鄆拔而承魏之敝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七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敝大破之桂陵

初趙奢爲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殺其用事者平原君怒將殺之奢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耶平原君賢之言於王使治國賦民富而府庫實至是秦伐韓軍闕與廉頗樂勝皆曰道遠險阻難救奢曰道遠險阻如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令奢救

智品

卷四

三

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堅壁二十八日不行秦遣間入趙軍奢善食而遣之既遣捲甲而趨一日一夜距闕與五十里而軍許歷請先據北山秦師爭山不得上谷縱兵擊之秦師大敗解闕與而還封奢爲馬服君

樂毅聞卽墨適燕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

智品

卷四

三

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勿言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惟懼燕軍之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剽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僂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壘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肺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命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于燕燕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曰卽墨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緇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繫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熟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

軍師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衝拔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復歸田單單乘勝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

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卽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

智品

卷四

七

臣常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常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強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強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

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疆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強秦之歡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廷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

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使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外引趙使者問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問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城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歡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耶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拜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與趙趙亦終不與秦璧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渑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蔣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

王行度道理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渑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今趙王鼓瑟蔣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進前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慚爲一擊缶相如願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不敢動虞卿謂趙王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趙王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爲從主而違者范痤也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戶之都請殺范痤於魏范痤死則從事可移於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痤於魏魏王許諾使司徒執范痤而未殺也范痤獻書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范痤之身夫殺無罪范痤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爲大王美之